

文藝生活

吳 強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文 藝 生 活

吳 強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文 藝 生 活

吳 強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登字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179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7/8 字數 77,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7) 0.34 元

目 次

必須开展文藝批評和自由討論	1
胡風的“意見書”是胡風反黨思想的明証	10
欢迎文藝生活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21
重要的關鍵	28
乐观之余	32
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	35
寫在華东民間音樂舞蹈會演以后	37
明明的藝術形象	44
“春風吹到諾敏河”和它的演出	53
評影片“渡江偵察記”	65
評劇本“種橘的人們”	71
發揚戲曲藝術上勇于革新勇于創造的精神	82
學習珊卡他們的優良品質	89
“黎明的河邊”讀后	93
英雄軍隊卓越的藝術創造	101
出色的藝術創造	104
我們的心連結在一起	108

日本歌舞伎剧团演出观后	111
青春活泼的歌舞艺术表演	115

附記	118
----------	-----

必須开展文藝批評和自由討論

—

文学藝術工作，是思想工作，文学藝術劳动是通过形象的具体描寫以表現生活和斗争的一种創造性的嚴密細致的思想劳动。因而在对待文学藝術問題上是不能用簡單化的行政方法來解决，而是必須通过自由思想的發抒和創造性的自由討論研究，才能解决的。我們說，人們之間的思想溝通，不同意見的集中和統一需要的，但它不能由任何一个人來作出概括的決斷，特別是在文学藝術这个方面。每一个作家的進行創作，每一个批評家的進行批評，以及每一个讀者的对待作品，都不能不从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已有的生活經驗、自己的知識水平出發，这就是說，每一个作家、批評家、讀者对于事物的認識、体会都有他的具体条件的局限性。这样說來，文藝問題的解决，文藝思想的統一和提高，就不能不有賴于民主的自由的討論和研究。民主的自由的討論和研究的需要，似乎是人人所了解的道理，然而，我們当前的文藝界恰恰就缺乏这种民主空气，缺乏这种自由討論的精神。文藝問題的自由討論，对于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荣，是有决定性作用的。繼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战斗傳統精神的大革命以后的“左翼”文藝运动的兴起，并在运动的發展和战斗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傾向，一直成為一支主流，在文藝領域之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力量，一直佔據着主導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於在文藝問題上，以魯迅為主將和資產階級學說的唯心派胡適、梁實秋等輩以及所謂“第三種人”，展開了嚴肅的自由的爭辯，用真理、用正義、用唯物主義、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偉大力量征服和戰勝了他們。這個歷史的戰鬥經驗也充分証明着，沒有自由討論，沒有自由爭辯，沒有批評和反批評，也就沒有思想戰綫。文學藝術的本身，就是戰鬥的武器，為着戰鬥的武器發揮鋒利的作用，又必須以戰鬥的勝利來保護和磨礪我們的戰鬥武器。今天，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已經開始，我們已經走在新的生活道路上，是不是就是天下太平了呢？是不是就不需要戰鬥了呢？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在學術界、文藝界的影響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是不是已經徹底清除了呢？是不是在學術界、文藝界的人們之中，已經沒有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了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以唯心主義為基本觀點的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等等，不還是正在當今的市場上流行，在講壇上宣揚，在一些刊物報紙上傳布嗎？還不是正在不斷地為所欲為地毒害着人們的意識嗎？我們需要戰鬥，是不應該有絲毫疑問的。除去這些，一般文藝問題的需要進行討論、研究，也是沒有絲毫疑問的。我們曾經批判過反動的電影“武訓傳”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錯誤思想，我們曾經批判過楊紹萱在戲曲改革上的反歷史主義的錯誤觀點，也曾經批判過蕭也牧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並取得了指導文藝思想的很大效果，也是一個明証。然而，我們的文藝界沒有把文藝

問題的公開的自由討論經常化起來，只是當作“一陣風”，吹了過去也就完事了。究其基本原因，在於沒有認真地建立思想戰綫，在於沒有把戰鬥的任務，作為文藝工作的根本任務，在於沒有從根本思想上認識到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方法，有着推動文藝事業前進、發展的決定作用，在於對開展創造性的自由討論、自由爭辯，已經成為推動文藝事業前進、發展的規律，不僅缺乏正確的認識，而且對於戰鬥是表現了胆怯和無能。

二

當前文藝界不僅缺乏自由討論，而且嚴重地存在着文藝批評上的粗暴、專斷和迷信所謂“權威”的現象。

一篇優秀的作品和有見地的理論批評文章發表出來，在現今來說，竟是極其不易的，雖然我們的刊物却並不稀少；其關鍵乃竟在於作者的是否有“名”。有些文藝出版社和文藝刊物的編輯部，好似早就已經開列了“名”作家的花名冊，對那個花名冊以外的生疏的姓名，他們是不願認識的。一旦一個新作家的作品在一個地方出乎他們意外地發表了，總是有這樣一些人，不是從中去發現作品的優點和含蘊着什麼新生的萌芽和積極的因素，而總是百般挑剔，說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如果這個作品竟然流行起來，為廣大讀者所歡迎，他們不但沒有喜悅之心，反而感到一種畏懼和不安，並進而予以抹煞、貶抑，以他們的“批評”，來專斷地粗暴地加以打擊。有這樣的批評家，即使一個優秀的作品已經得到公眾的歡迎，已經獲得懇切的真實的評價，他們還是心有不甘，終於要再來一個作品的批評和對批評的批評，以顯示他們的“權威”，來一個最高的“裁判”；“文

藝報”發表對李准所作以表現社會主義思想勝利為主題的“不能走那條路”的李琮“評‘不能走那條路’及其批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批評家的一種“權威”思想和個人獨斷主義的表現。然而，對於“權威”，“名”作家，則就顯然不同了，文章只要是“名”人寫的，“大人物”寫的，好、壞可以不管，那怕是思想內容有重大錯誤，也是來文照登，而且竭誠地表示歡迎。俞平伯的以資產階級唯心觀點所作關於“紅樓夢”研究方面的文章，到處發表，爭相約稿，競相轉載，並加以贊揚，有人批判還要加以保護，和前者正好是個鮮明而又強烈的對照。說這是“投降主義”，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錯誤的編輯思想和作風，以“文藝報”表現得最為明顯，其他的文藝刊物如“文藝月報”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等，也是存在着的。這些刊物的編輯部門，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的，是根本上就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感覺，就沒有什麼思想上的戰鬥觀念的。不僅是武器放了下來，而且是当了思想上的俘虜。提到批評，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的。然而也有這樣的批評家，沒有生活也沒有創作實踐的經驗和缺乏必要的文藝修養，只憑着幾句教條和空洞的概念，就對着別人的作品任情地粗暴地妄下結論，說這是“歪曲”，那是“錯誤”、“要不得”，一篇短短的文章，可以武斷地“否定”一個以至十個八個經過別人苦心勞劬創造的作品，儼如入于無人之境。他們的手里經常地拿着武器——一個鐵斧，一有一個特別是新人的新作出來，便“噉”地一聲砍了下去，至於流血和傷痛如何，他們是不願回顧一眼的。在許多本是可以大家虛心懇切地進行討論的問題上，有些批評家是只許自己發表批評意見，不許別人發表和他們不

相同的那怕是并不是和他們完全相反的批評意見。有些文藝刊物的編輯部門，是只許和他們意見相同的人發表批評文章，不歡迎也不許可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發表批評文章的。你要請問他：“我的文章为什么不能發表？”他不是說你的文章“不全面”、“不深刻”，就是說“篇幅有限，恕不采用”。

这种种粗暴的惡劣的作風，与人民的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与革命的文藝事業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有人批評这种作風和态度，是貴族老爺式的作風和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保护旧的，保护腐朽的、落后的事物，阻碍着新的健康的前進的事物的生長壯大；因為他們对“名”作家、“大人物”是唯唯諾諾，一味依从，对“小人物”不是恫吓，就是謊言欺騙。文藝界这些貴族老爺式的專橫和壟斷，是沒有自由討論缺乏批評气氛的結果，同时也是它的原因。

要反对投降主义，开展自由討論，扶植新生力量的成長，要克服錯誤傾向，要使文藝武器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使我們的文藝事業顯出蓬勃的新生气象，首先就要反对和克服这种种的錯誤作風和态度。我們的痛苦的經驗教訓告誡着我們，文壇上的种种專橫与壟斷，阻塞批評和討論的开展，压抑新生力量的成長，乃是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思想毒素弥漫傳布的掩护物，乃是有利于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的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条件。我們需要战斗，需要在我們的文藝事業中，和資產階級的錯誤的思想观点作斗争并戰勝它們，清除它們，把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共產主义思想作为我們的指針，作为我們的文藝工作文藝劳动的基本內容。这样的思想陣地，我們必須坚持和巩固，要达到我們思想陣地的坚持和巩固，認真

地徹底地清洗文藝界的種種陳腐的惡習，糾正種種專橫、壟斷、粗暴的作風，把權威主義思想徹底肅清，乃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任務，乃是取得戰鬥勝利的先決的條件。不能想像，這個任務不能完成，我們還沒有自由思想的發抒，還沒有廣泛而深入的自由討論，還沒有活潑的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真實開展，我們就可以戰勝我們的思想的敵人。

三

重要的環節之一，是破除“迷信”，對“名人”的、“權威”的，和對自己的。崇拜偶像，崇拜個人，貶低別人，誇大自己等等錯誤的思想觀點，本質上就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是必須徹底清除的。我們要求着某些報紙的文藝欄和文藝刊物的編委會、編輯部提高社會主義的階級自覺性，具有一種極其嚴格的自我批評的精神，並在實際行動上認真的有所改變。忠實地以馬克思主義、以真理為準則，以人民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為準則。

我們的文藝刊物，應根據這樣的最高的準則進行自己的工作。應以倡導和發展自由討論，發展批評為自己嚴肅的責任。我們的文藝園地、文壇、講台，是人民的，是宣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不能任令資本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唯心主義者占據。這個界限，必須劃分清楚，不容混亂。

前面已經說過，文藝生活中的問題，是可以討論而且是必須經過討論才能清楚才能趨於認識一致的。有錯誤的作品，只要是非政治性的、非重大原則性的，就應給予發表的機會；發表以後，是可以進行批評的，批評之後，作者也可以進行反批

評，簡單的一次的批評，就作為結論，是不可能具有說服力的。當然不是說，文藝出版社和文藝報刊的編輯部，對於稿件就沒有取舍之權，就來稿必登必用，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均非發表不可。一個文藝作品如果是已經具备了应有的基本質素，——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才会有發表的價值，否則編輯部門是可以不發表的。但仍應要求編輯部認真地閱讀和考慮作品的實際和作者的實際，而不應採取輕率抹殺的態度。

我們的自由討論，應當是有意義的有益的自由討論，不應當是枝枝葉葉的瑣屑的咬文嚼字的無謂之爭；是應當有思想內容的而不應當是抽象的空洞無物的討論；應當是態度謙虛有自我批評精神的討論，而不應當是驕傲自大的意氣之爭；應當是有具體分析又有原則性的討論，而不應當是公式主義的教條主義的不切實際的討論；應當是與人為善的互相關切的討論，而不應當是冷嘲熱諷的甚至以謾罵代替戰鬥的討論；應當在思想原則上是嚴格的尖銳的討論，而不應當是調和主義的是非不分的討論。我們的自由討論，不能是浪費筆墨的無聊詭辯，而應當是實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因而有些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有些問題，則又是不必討論的，這需要加以選擇，而不是一切問題不分大、小、巨、細，有無思想意義，都要展開討論。有些問題，通過討論，可以使多方面的意見集中統一起來，得出結論，有些問題，雖經過討論，一時也還得不出正確結論來的，也不必要求強下結論。

有討論，有爭辯，有批評，才是文藝生活的正常的健康的現象，這正是我們所缺乏的，所迫切需要的。有這樣一種不正常的情緒，那就是懼怕討論和批評，認為一個人或一個作品，

一旦受了別人的批評，就好似受了打擊。作者有發表作品的權利，別人也就有批評作品的權利。應當這樣理解，發表作品是為讀者服務的，同時也是為了听取別人的批評。如果一個作家發表了作品，只願听取贊揚與歌頌，不願意听取別人的批評意見，他的基本意識就是不健康的。在別人批評以後，如認為批評的意見有錯誤，作者是可以進行討論和反批評的。還有一種情緒，也是有碍自由討論的開展的，那就是作家、藝術家對文藝生活的漠不關心的不聞不問的自由主義，有這種情緒抱這種態度的人，他們沒有原則精神，他們對作為無產階級整個鬥爭事業一部分的文藝事業缺乏應有的戰士的熱情，他們與真理正義有着長遠的距離。也就是說，他們對人民利益是不關切的。作為一個作家、藝術家，作為一個文藝戰士，一旦懷着這種自由主義的情緒，採取這種自由主義的態度，實際上就是脫離戰鬥。

目前，文藝問題的自由討論問題，迫切地需要切實解決。這是文藝生活發展規律的要求，也是文藝界的共同願望，我們應當付諸行動。從李希凡、藍翎同志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文章和袁水拍同志“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發表以來，和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及反對投降主義，反對貴族老爺式的編輯態度的思想鬥爭，已經引起各個方面的重視，對扶植新生力量的成長壯大的方針，也明確起來了，戰鬥已經開始，並已顯示了巨大的力量。然而，我們鬥爭的道路，是長遠的，必須堅韌的前進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是散布在和潛藏在文化學術工作的各個方面的，是細菌一樣的在流毒着，同時還在進行着它的繁殖，文藝界的“權威”

主义,專橫、壟斷作風,也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都需要我們進行長期的不間斷的脚踏實地的工作,嚴密細緻的而又尖銳的斗争,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效。我們必須深切認識开展創造性的自由討論,自由爭辯,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乃是進行文藝思想斗争的基本方法之一。过去期間,一方面存在着粗暴的批評,一方面有原則精神又有具体分析的創造性的批評和自由討論又过分稀少的情況,是迫切地需要改变的。只要我們有为社会主義利益奋斗的战斗意志,有嚴肅認真的态度,有高度的强烈的人民文藝的事業心和劳动者的責任感,有具体实际的研究工作,有糾正錯誤的决心,我們就会有出息,有生气,我們就能够前進。因为進行这样的工作和斗争,我們是有党的正确領導的,是有战斗傳統的,是有战斗經驗的,也是具有战斗条件的。

胡風的“意見書”

是胡風反黨思想的明証

胡風在“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里採取了市儈主義的卑劣的辦法，進行着離奇的歪曲，惡意的挑撥和肆無忌憚的誹謗。

林默涵同志批判胡風的原文有一段是這樣的：

……同樣，對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根本問題也不是有沒有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而是首先要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沒有這種立場和世界觀，那就不管你的“主觀戰鬥精神”怎樣強烈，也不可能正確地充分地反映今天的現實。胡風的錯誤，就是始終離開階級的观点，看不到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的階級性，因此也就看不到舊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根本區別。

這是針對着胡風狂熱地鼓吹資產階級“主觀戰鬥精神”作用的錯誤思想觀點來進行分析批判的。胡風對於這樣的批判，拿不出任何理由來辯解，却異想天開地採取着斬頭去尾攔腰斷的辦法，把這一段話中的一句：“首先要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鮮血淋漓地割下來”。首先在“首先”和“具有”兩詞的旁邊加上了着重點，接着便在這個字句上任意地胡亂塗抹起來，在“意見書”第十八頁上，他把這句話塗抹

成“首先要具有的”先驗的“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这里，他加上了“先驗的”一詞并加上了要人注意的旁点，再接着，他就根据他加了“先驗的”一詞以后的这一句話，引伸起來說：“他这个‘首先要具有’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是來路不明的先驗的概念。”又接着，他說林默涵同志“要求作家非得有完滿無‘缺’的先驗的‘首先要具有’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这是胡風歪曲这一句話原文本意的第三次手術。

胡風硬說林默涵同志是要当时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作家“首先要具有”“先驗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而且是“不能有缺陷”的世界觀，就明顯地包含着胡風的惡意挑撥的用心在內。在这里，他以一种伪善的面孔出現，裝作替当时在國民黨反动統治之下的作家“仗义執言”的姿態，說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話語。在胡風想來，經他这样一說，当时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作家們，就会激起义憤來，跟在他的話音后面，摩拳擦掌地齐声說道：

“我們有个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的萌芽就算不錯了，那时候的我們，怎么能够具有‘不能有缺陷’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呢？”

“要这样的‘首先具有’而又‘沒有缺陷’，大家索性擱筆、改行拉倒！”

胡風在作了离奇的歪曲以后，繼之以惡意挑撥。

于是胡風的結論來了：林默涵、何其芳等的理論，是“架在作家头上”的“刀子”，这刀子是多么殘忍呀！“害死作家！害死藝術！”

在有些地方，胡風連歪曲原意的手術也不用，就直截了当

地制造罪名，進行挑撥离間。

胡風在“意見書”第六十一頁上寫道：“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划分为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經過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沒有經過改造的几种，有親有疏，使每一类作家都背上了一个包袱，在文藝領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气和几种‘資格’圈子。”

請問：林默涵同志等，在甚么地方，在甚么时候，按照胡風这样的作家“分类法”，把作家划分为这样四类的呢？胡風憑空地捏造了这样一种“分类法”，硬說是林默涵同志等作的。

胡風以他自己的思想意識为标本，臆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是不願意改造思想的。胡風的主觀想法是这样：作家們如果把自己的情况研究一下，大概是屬於“沒有經過改造的”或“經過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这两类，誰也不会自認為是“改造好了的”或“不必改造的”。这样，根据胡風自己的心理做标本，他以为就可以挑起作家們对思想改造采取对抗的态度，或者使这一部分作家跟那一部分作家，形成情緒上的对立，造成無原則的派別，便会为了胡風所捏造的什么“資格”而彼此勾心斗角起來，而他就可以在这里面混水摸魚。胡風的这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心理，是卑劣的，是对于政治思想覺悟日益提高的作家們的極大侮辱。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文学家、藝術家，普遍地自覺地願意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藝術家，願意名副其實地成为具有共產主义道德品質的文化战士，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們是乐于經過思想改造，使自己从这一階級变为另一階級的。这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偉